

唐宋文化文史坐考

吴在庆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唐五代文史从考

吴在庆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五代文史丛考/吴在庆

—江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10

ISBN 7-210-01602-3

I. 唐…

II. 吴…

III. 丛考, 文史

N. Z126.27

责任编辑:姚继舜

封面设计:杨 鸣

唐五代文史丛考

吴在庆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南昌红十字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年10月第1版 1995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11 插页:0

字数:315千 印数:1—3000

ISBN 7-210-01602-3/Z·129 定价:15.00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江西南昌市新魏路5号

邮政编码:330002 电报挂号:3652

电 话:(0791)8331534(发行科)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前贤云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学术研究也是如此。盖时移世易，风会所关，不得不如此也。近百年来，尤其是近数十年来，随着历史风云骤变，社会风情的变幻与趋新，文学潮流之起落改道，人所共睹；而学术研究风气之变迁，亦学界诸贤所能感。我们毕竟是处于一个科学日益昌明，生活思想乃至社会风气日新月异的时代。盛极一时的清代乾嘉学风尽管曾为人们交口称誉，但早已成了文化学术史上的辉煌，不得不让位于更加贴近于今日世情风气的学术潮汐。无庸讳言，在学术园地的百花园中，与乾嘉学风有着一脉相承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考订甄辨之学，已成了一朵寂寞的秋花，年轻一代的大多学子甚至对它已甚为疏远冷漠了。余生也晚，没有赶上传统国学轰轰烈烈的日子，而有幸长于旧学逐渐消歇，新学日益昌隆的时代。不过学术传统的影响传承力量，以及它自身具有的学术魅力，也必然作用于它的鼎盛期之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日子里。因此，我们这一时代，既有独领风骚的新潮，也还有承受传统学风影响的余波。我无意为传统学风争地位，只是因个人之所好，也时时作些考订文字，以此我的《唐五代文史丛考》，恰就是这样的一本尝试以传统治学方法，进行唐五代文史研究的纯粹考订甄辨之作。故其问世之不易与不可能成为畅销之作，钝根如我也是有此自知之明的。不过，既然我们喜欢多姿多采的百花齐放的世界，因此，仪态妍艳、风情万种的牡丹自可独领风骚，而寒瑟冷寞的小花也自有她衬托牡丹的雍容华丽的作用与价值。更何况考订甄辨之学，从文化学术史的角度着眼，不仅应有它继续生存下去的需要，

而且它在学术研究中,特别是古典文学的研究上,也还是颇有必要,不无重要作用的。职此之故,我自认寂寞,寒窗面壁,让美好的韶年流逝于唐五代文史典籍的爬梳考索中,以冀“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其中之甘苦与欣慰,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而撰写此书之由来与感受亦均非读者诸君所尽知,故借此机会聊述一二。

六十年代中,我从东海之滨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其时以古典文学蜚声一时的北大中文系具有浓郁的学术风气。一时名师如云,而学子们亦多孜孜向学,以“沈浸浓郁,含英咀华”为务。我忝列其中,亦得熏染,初步打下了古典文学研究的基础。不过,其时我所爱好者乃辞章之学,万万没有想到此后又会与文史典籍的考证结下这份因缘。七十年代末,我从业师周祖譞先生治隋唐五代文学。周先生早年在清华大学中文研究所师从浦江清先生,除学术传承有自外,尤钦佩王国维、陈寅恪、岑仲勉诸先生之治学方法与成就,亦擅考辨论证之道。平昔论学授业,多称引陈、岑诸先生之著述,并于文史典籍多有探赜发微之功。我蒙先生指授熏染,于考辨之道亦略有领悟,遂有论辨唐诗人卒年等之作。后又蒙著名文史专家缪钺先生“文史结合”研究之教诲,且又拜读傅璇琮先生之《唐代诗人丛考》一书,多受启发教益,渐而乐于文史考辨之事,所作遂多,于文史考辨之重要作用有了较深切的体会。近十年来,先后应周祖譞、傅璇琮、周勋初、卞孝萱等先生之邀,承担了《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唐才子传校笺》等书的八百多位唐五代作家传记、作品的撰写、笺证工作,后又与傅璇琮先生合作撰著《晚唐文学编年史》。诸书的撰写笺证,于有关唐五代人物诗文的文献典籍多所涉猎钻研。其中记载之错讹阙漏,歧异龃龉之处时时可见,必须辨正考索,方能有所论定择取。而作家之生平仕历、诗文之作年等详情,在现存典籍资料中多有没有明确记载的情况。但经旁搜博考,进行综合的缜密考证,有的还是可以弄清楚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

时时进行典籍资料的考索辨正工作，所花的时间与功夫并不少于作为结论写进上述诸书者。有时为了考清一条资料，一个问题，竟废寝忘食，遍索诸书，真有“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之概，以至有头昏目眩而竟无所得，令人为之怅然久之者。当然，倘有所发现，则欢快之情亦常不禁流诸言表，难以言喻。此外，平昔研治唐五代文学与历史，遇有讹误漏缺之处，亦常喜随手写成考订文字。年积月累，所作遂夥。故部次条别，分成名、字考，生卒年考，籍贯考，登科年考，生平仕历考，诗文题目、作者及失收诗文辨补，诗文人名及作年考辨等七部分，总其名曰《唐五代文史丛考》。

古典文学研究，世有宏观、微观二途之说。我以为如使用得当，宏观、微观自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研究者可就其性习之所近、学养之专擅而兼用之，或操其一，正不必厚此薄彼，轩轾于其间。我于宏观研究虽向往之，然限于性习学养，只能有待于来日，此前则喜于多从事微观之研究，故多有考证辨伪、探赜发微之作。就唐五代文学研究而言，随着诸多学者微观研究众多成果的积累，在某些方面进行宏观研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而有意义的。但从总体上来说，对于一位位作家、一个个问题的所谓微观研究，则恐怕是更基本而大量需要的。没有这样的扎实研究为基础，则势必影响到宏观研究的学术质量。即以本书较多涉及的晚唐文学研究而言，亦更是如此。晚唐文学向为人们所忽视，具体的研究工作尚有待人们进一步去开掘钻研。其实晚唐文学极为丰富多采，这不仅在于作家众多，作品繁富，其艺术瑰宝值得总结撷取，而且也在于作家群体、流派亦颇多，他们的有别于初盛唐人的艺术风格、思想感情、生活心态及所提供的宝贵的历史文献资料，均值得进一步研究总结。然而，就晚唐文学研究的现状而言，对于这些众多作家的生平、交往唱和及文学创作活动本身进行整理研究，应是基本的首要任务。因为这是晚唐文学研究的基本工程，此工程未扎实完成，则

难于进行全局性的科学的研究。而上述问题的解决就离不开众多的微观研究，离不开似乎繁琐的一个个具体问题的爬梳整理、考证辨析、探幽抉微。因为不如此，我们就得不到一个个经过审慎研究过的可靠的有用资料。这一部由众多微观研究汇合而成的拙著，就是基于上述的认识与目的而撰写的。为了全面深入地研究唐代文学，傅璇琮先生在《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一书的《前言》中，曾希望经过众多学者的长期努力，能建立起一个网罗全局的唐代人物的材料库。这一倡议是颇具有深远的历史眼光的，已为不少踏踏实实的学者所响应，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愿此书也能成为这一材料库的一块垫墙的小砖。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其内容尽管分成七大部分，条目有数百之多，但其各部研究所涉及的问题远非这些唐五代作家所存在的问题的全部，所涉及的文献典籍，其中所存在的问题，也并非我一人所能穷尽。我仅是就自己研究所及，于其中确有所得而择要撰写一得之见。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我时常想到，如果我们能将唐五代作家分散在各种文史典籍中的资料进行全面的综合整理，并分门别类进行较系统的考索甄辨，也就是说进行一番补阙拾遗，去伪存真的研究整理工作，那么我们就不仅有唐五代人物的材料库，而且这些材料会显得更为珍贵有用。当然，这是个浩大的工程，需要有经费，有组织，有分工，集众多学者之力，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才能完成。在目前的状况下，恐怕也只能是个美好的愿望而已。不过，如果这一设想有其合理性，则我们不妨就现在能力之所及，朝这一目标先进行点试验，以取得经验或教训。我这本书所进行的也可以说是自己在这方面的一次小试验，读者倘能从中得到点启发，起抛砖引玉之用，我也就觉得此书之不无意义而欣慰了。

如前所述，本书乃属微观研究，是唐五代人物材料库中之物。自然就其所涉及的一个个问题而言，尽管其中也还有大小之别，但

从总体上说大都是些螺钉木屑之类，并非栋梁楹柱之材，不能期望它直接成为构筑大厦的主要材料，也无望从它直接得出宏观的规律性的认识来。不过细碎材料也并非可有可无之物，自有其一定的价值，有时则能起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昔韩愈《进学解》云“夫大木为杗，细木为桷，欂栌侏儒，櫌闠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所说诚为有见，在我研治唐五代文学过程中，也时常有同样的感受。就如考订一篇作品的真伪来说，它对于总体的古典文学研究，甚至局限于唐五代文学研究而言，实属微小之事。但从局部而言，却是值得重视，需要辨别清楚的。比如唐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诗脍炙人口，传唱至今，这自然应是张继的文学成就。而另一首诗：“白首重来一梦中，青山不改旧时容。乌啼月落寒山寺，倚枕犹闻半夜钟。”去年则见到两篇文章似有新发现地提出张继还写了这首《枫桥再泊》诗，并结合张继生平对此诗加以分析。其实此诗乃宋人孙觌所作，见于其《鸿庆集》，并非张继诗。显然如不辨真伪，根据此诗以研究张继，其远离历史真实就显而易见了。这还是个极小的例子。而虽小却能影响全局的作品考证也不乏其例。司空图的《诗品》影响甚广，文论界对它的研究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果。近年，友人陈尚君先生经过细致的考证，认为《诗品》非司空图所作，而是明人所伪托。如果这一考证的结论真实可靠的话，那么关于《诗品》及司空图的研究，甚至是古文论的研究，也必然要有相应的改观。于此可见小与大之间的关系，细木櫌闠也有它不可缺少的作用与价值。尽管本书所考论的问题至微至小，但倘文史研究者能从本书的一些十分具体的考论中，得到某些助益与方便，将其应用于自己的研究里，则在学术专著出版形势如此严峻的时期，这本书的出版也就不无意义了。

关于考证，特别是晚唐作家的考订，周祖翼、傅璇琮两先生曾

在拙著《杜牧论稿》的序言中分别说道：“夫考订之学，其蒐集资料也宜全，其甄别史实也宜审。非勤奋不能致全，非心细难臻精审。故急功近利者不屑为，心气浮躁者不能为”；“在作家作品的考订方面，中晚唐的难度实大于初盛唐；晚唐与中唐比较，晚唐的难度更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于史料的复杂。晚唐的史料并不缺乏，却真伪混杂，作家之间的事迹材料又彼此纠缠。”本书相当一部分文字是考订晚唐五代的作家作品的，其难度固不必言，就是初盛唐作家作品的考订，对学殖不足的我来说，也是颇感不易的；加之身处海隅，资料不全，见闻寡陋；又为篇幅所限，许多问题的考订，本还有不少材料可资佐证，今只能略举一二，以求精简。因此，限于学养与条件，本书的考订一定会有缺漏错误之处，尚祈方家不吝赐教。

吴存庆

一九九五年三月十三日写于
厦门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目 录

序 (1)

一、名、字考

李鹏之字	(1)
李澄之之名	(1)
《全唐诗》李微应作李徵	(1)
唐两卢尚卿	(2)
唐稟之名	(3)
《全唐诗》记林嵩字雄飞误	(3)
《全唐诗》之杨损与同名字子默者并非一人	(4)
李玖、李攷当为一人	(4)
《十国春秋》之李攻当作李攷	(4)
王祝与王柷	(5)
胡汾与胡玢	(5)
孟守与孟宁	(6)
卢柅与卢郁	(6)
裴澈与裴彻	(7)
许彬、许琳与许郴	(7)
刘蕡与刘瓌——唐末五代四刘蕡	(9)
李瀚、李澣为一人	(10)

陈德成之名	(11)
养正与奉正	(11)
中明与仲明	(12)
鸣冈、鸣冈、鸣山与鸣嵒	(12)
子文与子美	(12)

二、生卒年考

傅奕卒年	(15)
张楚金生年	(15)
范履冰下狱死之时间	(15)
祖君彥被杀之时间	(16)
蒋俨享年	(16)
李嗣真征还道卒之时间	(17)
徐齐聃流卒钦州之时间	(17)
祝钦明卒年	(18)
张祜生年考辨	(19)
张祜卒年考辨	(24)
陆希声生年	(28)
高元裕生卒年	(29)
郑颞卒年	(30)
裴休生卒年	(31)
崔铉卒年	(31)
曹汾卒年	(32)
陈黯生卒年	(32)
李频卒年	(33)
夏侯孜卒年	(33)
王龟卒年	(33)

温庭筠卒年	(34)
杨收生卒年	(35)
高湘卒年	(36)
周朴被杀之时间	(36)
杨奇鲲卒年	(37)
郑畋生卒年	(37)
陆肱生年	(38)
《旧唐书·王铎传》记王铎卒年误	(38)
罗虬卒年	(39)
崔涂生年	(40)
欧阳澥卒年	(40)
陈璠被斩之时间	(41)
李拯卒年	(42)
刘崇龟卒年	(42)
李说卒年	(44)
唐彦谦卒年	(44)
李洞卒年	(45)
顾云生年	(46)
崔致远生年	(47)
王柷卒年	(48)
柯崇生年	(49)
黄滔生年	(49)
周庠生卒年	(50)
安守范卒年	(50)
查文徽生卒年	(51)
韩熙载生卒年	(52)
乔匡舜生卒年	(52)

陈德成生卒年	(54)
胡元龟生卒年	(54)
沈彬卒年	(55)
裴皞卒年非八十	(57)
杨凝式生年	(57)
石文德卒年	(57)
牛希济生年	(58)
徐仲雅生年	(58)
王鎔生年	(59)
史虚白生卒年	(59)
《雅言杂录》所记左偃卒年有误	(60)
杨鼎夫卒年	(60)

三、籍贯考

崔玄𬀩为恒州井陉人	(61)
殷闻礼之郡望与籍贯	(61)
杨元亨乃华州华阴人	(62)
房元阳之籍贯与郡望	(62)
李尚一为赵州房子人	(62)
朱庆馀非闽中人	(63)
项斯为台州人	(64)
李讷为荊州石首人	(64)
石貫为湖州人	(64)
刘沧为汶阳人	(65)
卢顺之为滑州灵昌人	(65)
卢嗣业籍贯	(66)
马戴非华州人	(66)

陆翬非义兴人	(67)
裴说为桂州人	(68)
裴思谦为绛州闻喜人	(69)
潘唐为宜春人	(69)
权审籍贯	(69)
李昭象为荊州江陵人	(70)
田章为平州卢龙人	(70)
王柷为雍州咸陽人	(71)
崔涂为桐庐人	(71)
秦韬玉非京兆人	(72)
周朴为桐庐人	(72)
聂夷中为河南中都人	(73)
方干为歙人辨析	(74)
任涛为洪州高安人	(75)
王駢非彭城人	(75)
章碣籍贯	(76)
齐己非益阳人	(77)
杨牢何处人	(78)
裴澈为孟州济源人	(79)
司马札家居茂陵	(79)
孙纬为博州武水人	(80)
曹邺籍贯	(80)
杨收为同州冯翊人	(81)
曹汾籍贯	(82)
陈黯籍贯	(82)
郑合敬为郑州荥澤人	(83)
姚岩杰为陕州硖石人	(83)

沈颜籍贯	(84)
汤悦籍贯	(84)
潘佑籍贯	(85)
沈彬籍贯	(85)
崔居俭籍贯	(86)
陈甫籍贯	(86)

四、登科年考

张楚金登第之年	(89)
樊晃进士与制科登第时间	(89)
王易从登进士第时间	(90)
庾敬休元和元年登第	(90)
杨汉公非大和八年擢第	(91)
冯涓及第之年	(91)
陈琡非乾符中登进士第	(93)
温宪非光启中登第	(93)
褚载登第之年	(94)
徐寅及第年考辨	(95)
邓洵美登第年考辨	(96)
李瀚登第之年	(98)
何仲举登第时间	(99)
高若拙曾登进士第	(100)
黄损及第年问题	(100)

五、生平仕历考

傅奕未曾任太常卿	(103)
《全唐文》小传记苗神客任著作郎之时间有误	(103)

洪子舆为起居舍人之时间	(104)
姜晦讽洪子舆劾韦安石之时间	(104)
路敬淳任著作佐郎之时间及为崇贤馆学士之问题	(105)
刘行敏乃贞观时人	(106)
李嗣真所任乃太常丞非司礼丞	(107)
李善流姚州之时间	(107)
刘夷道之时代与历官	(108)
赵仁奖为悉唐尉	(108)
王勣任凤阁舍人之时间	(109)
司马逸客从军北征之时间与地点	(110)
唐临任大理卿及御史大夫之时间	(110)
《旧唐书》及《全唐文》小传颜元孙仕历之误	(111)
《全唐文》小传所记武三思任相年误	(112)
《本事诗》所记张昌龄事有误	(112)
张齐贤任太子洗马、昭文馆学士之时间	(113)
张齐贤任陈州长史及其时间	(114)
张宣明为左拾遗监姚崇诸军事兼招慰使之时间	(115)
刘禹锡若干生平事迹考辨	(115)
令狐楚表荐张祜为元稹谗毁罢归新探	(124)
白居易为何荐徐凝而抑张祜	(132)
王龟隐居中条山之时间	(136)
皇甫湜任东都留守裴度幕判官时间及其卒年	(137)
马戴至同州与吴常侍交游之时间	(138)
张又新任温州刺史之时间	(138)
《旧唐书》、《全唐诗》周墀传之误	(139)
裴延翰下第归觐滁州之时间	(140)
赵嘏于舒州拜见李珏之时间	(142)

郑史为永州刺史之时间	(143)
郑仁表非郑肃次子	(143)
郑颢非郑烟子	(144)
李讷任河南尹之时间	(144)
李讷由中书舍人出为华州刺史及由华州徙浙东观察使之时间	(146)
杨知至覆落之年	(148)
元晦非官终散骑常侍	(148)
《唐才子传》雍陶小传之误	(149)
《新唐书·杨敬之传》之误	(150)
裴夷直任吏部员外郎之时间	(151)
张又新始任江州刺史之时间	(152)
张蒙出任饶州刺史之时间	(153)
孟球任户部、司勋两郎中之先后	(154)
《唐会要》所记李景让为吏部尚书时间误	(155)
权审为户部员外郎之时间	(156)
崔珏佐大魏公幕之时间	(156)
《唐语林》记冯涓任工部郎中误	(157)
郭圆在李固言西川幕之时间	(157)
徐商入相及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之时间	(158)
魏蕃仕历	(159)
于瓌为兵、吏两部员外郎之先后问题	(160)
《全唐诗》李昌符小传有误	(160)
李群玉生平二三事考实	(161)
封彦卿任浙东观察判官之时间	(172)
冯衮仕历	(173)
《郡斋读书志》记卢肇仕历有误	(174)